

冬山未睡

□ 马亚伟

人们常说，冬山如睡。冬天的山沉静无言，平稳、缄默，如同睡着了一样。其实，冬山从不曾陷入睡眠之中，它只是换上了冷峻、深沉的姿态，似乎在冷静而深刻地审视这个世界。这时，我喜欢去造访一座山。

冬山瘦了，如同美丽的女子露出了颀长的脖颈和优美的锁骨，显得更加气质卓然。如果你离冬山再近一些，会发现它不是“美”这样单一的字眼可以形容的，它的神韵和风骨才是最关键的。山的那件绿色的华服，曾经彰显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，释放着能量，适合一座山的高光时刻。而冬天的山，来了个轻盈、淡然的转身，仿佛一夜之间脱去绿衣——繁华皆过往，深藏功与名，笑对岁月沧桑。如果把冬山比成人，那么与其说它是卸了妆的女子，倒不如说它是看透凡尘的归隐者。自古以来，回归山林和田园的隐士，是活得很清醒的人。

世人皆睡我独醒，他们的姿态那么洒脱、淡定，与冬山的神韵一致。

冬山是一幅水墨画，意境深远，韵味无穷。醒着的冬山，有着警觉而生动的双眸。当你远望的时候，会觉得每座山都有眼睛。它们目光炯炯，洞察着四季轮回的奥秘。冬山没有了往日浓烈的色彩，底色变得灰暗和浅淡。但它们能一下抓住你的眼球，抓牢你的心。冬山有一种神奇的魅力，让你无法抵挡。只有水墨画才能展现冬山的辽远和苍茫，尤其是那种连绵的群山，是大自然创作的杰作。

当你行走在冬山上时，会听到脚步的声音，似冬山的回应，似季节的告白，似时光的回响。山间的万物做足了减法，只以素雅的面貌示人。树的叶子几乎落光了，只剩枝干指向天空。那些枝干表明了树木对冬天的态度，也表达出冬山特有的语言。这种语言，需要人沉下心来解读。

冬山未睡，它的清醒、练达与冷静、

深沉，对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种唤醒。山间的松柏虽然绿着，但那种厚重的绿，显然带有时光沉淀的意味。冬山是萧瑟的，但并不昏沉；冬山是沉默的，但并不茫然；冬山是简约的，但并不简单。

冬山未睡，每一个轻微声响都清晰可辨。山间几乎听不到鸟儿唱的欢乐之歌了，有些鸟儿跑去了温暖的远方，有些鸟儿不轻易出现。偶有不怕冷的鸟儿跳跃在树枝上，给寂静的冬山添了一丝灵动。

如果有一场雪落下来，冬山就显得更加富有神韵和风骨了。风侵霜寒，冰天雪地，入骨的冷，把冬山锻造得更加深邃。

山间的色彩少了，声响少了，鸟兽少了。冬山不停地往回收，低调内敛到极致。此时，冬山的简洁、朴素与丰富、深刻完美融为一体。冬山未睡，我行走山间，亦精神抖擞。我甚至觉得，只有冬天的山，才可以与人进行深层次的交流。

小院冬阳暖人心

□ 刘瑜

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，慷慨地照进书房。我背对着窗户，坐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，不一会儿，后背就晒得暖洋洋的，我不由得想起儿时在老家院子里晒太阳的时光。

那时，约莫上午10点，太阳越过老屋右后方的那些房子，又跳上屋后那棵像巨伞一般的百年老樟树，洒到祖父的院子里。我们这群孩子雀跃着搬出小桌椅，来院子里晒太阳。

10点的阳光比较柔和，这时，我们喜欢晒着太阳写作业。暖暖的阳光倾泻下来，像一盏照明灯，将书本上的字迹照得格外清晰，还顺便把我们的手烤得暖烘烘的。就连平日里泛潮的书本，也变得“调皮”起来，被翻起时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偶尔抬头，和小伙伴对视一笑，彼此的脸蛋早已被晒得红扑扑的，犹如擦了一层胭脂。等太阳继续往上爬，光线变得有些刺眼了，我们便把小桌椅换个方向，背对着太阳写作业。这时，明显感觉头顶和后背被一层暖和的气息笼罩着，仿佛披着一件温暖的斗篷。

做完作业，我们便在太阳底下玩起来。有时，我们玩拍手游戏：“你拍



银杏
本报记者 李翊飒 摄

一，我拍一，一个小孩坐飞机……”有时，我们玩翻花绳游戏：将一根毛线打结，用手掌将它撑开。一个小伙伴伸出手指，或勾或挑或翻，须臾间，毛线变成新的图形并转移到另一个小伙伴的手中。如此，我们玩得不亦乐乎。我想，正是因为暖洋洋的阳光下，我们的手指才更加灵活。

每当这时，祖母就会搬出一堆棉鞋，摆放在院子里那堆石块上。她又支起竹竿，将厚厚的棉被晾晒起来。她一边用手拍着被子，一边笑盈盈地

说：“阳光真好呀！”然后，祖母提来一个箩筐，筐里装着深秋晒干的茶籽。她端来一个圆圆的竹匾，将竹匾坐在箩筐上，开始晒着太阳剥茶籽。

在那个古朴的小院，冬阳从铺着青瓦的屋檐泼洒下来，在地面荡漾起一道道波浪，又像一根供我们测量阳光的尺子。太阳走一米，我们也挪一米。等那根尺子彻底离开院子，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收起一切。只是这时，一切都已饱尝了阳光的味道，那是幸福与温暖的滋味。

地瓜香，地瓜甜

□ 管淑平

最佳的度冬方式，莫过于坐在柴屋里生一丛火，在火坑里埋几个地瓜，小火慢烤，一身暖和。等到地瓜烤熟，一口一口送进嘴巴，甜香入心。

钟情于冬天的人，生活方式与节奏大抵是缓慢的，行动连同思绪都慢悠悠的，像是在烤着一个个地瓜，等待着时间与火候的相互融合。

以前生活在农村，在雪花飞舞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堆边烤火，大人们聊着家常，小孩儿们将果盘里的瓜子与糖果送进嘴巴。大人们聊完家常，发现盘里已空空如也。这时，母亲会拿着木梯下地窖拿一些圆而饱满的地瓜放入火塘。她先用火钳在火堆边轻轻

刨几个坑，再用热灰将地瓜层层覆盖，然后静待地瓜烤熟。

看着燃烧得正旺的火苗，想象着即将吃到甜香的地瓜，我的嘴角扬起微笑，像是掉进了蜜罐儿似的，一脸陶醉。

地瓜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烤熟。不过，先不必忙着将地瓜刨出，给它们翻身再烤几分钟，准能将它们里里外外烤得软糯香甜。当我吃着烤熟的地瓜时，丝毫不亚于吃着山珍海味，甚至更为满足。

这种甜与暖像是一个烙印，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，以至于成年后经常想起。于是，每每冬天来临，我都不忘奖赏自己地瓜吃。当然，在都市生活的人，通常只能去路边小摊儿购买。

路边小摊儿是城市里的一抹暖阳，

将冬天的凛冽与严寒削减了大半。小摊儿的火炉旁围了好些人。他们或是夫妻，手牵手；或是青年情侣，相互依偎；或是孩子，嘴里说着调皮话。他们守候在摊子前，等待着地瓜被烤熟。

烤地瓜的过程并不复杂，然而每一步都需要用心。摊贩们将地瓜一个个摆放在火炉上，用铁钩不断翻动，让火候适宜。最令人心动的是将地瓜剥开的一刹那。手指轻触地瓜的外皮，温热的感觉迅速传递到指尖，仿佛一丝暖流在体内流动，香甜的味道扑鼻而来。一口咬下，地瓜的甘甜与焦香交织在一起，唤醒了沉睡的味蕾。每一口都是满足，每一口都是享受。

小火慢烤，静候地瓜熟透，是仪式感，也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
河泳励语

□ 张哲

霜打残荷湖水清
挥臂击水何惧冷
菊陪鸥伴泳向前
豪情万丈寰宇中

黄花盛秋惹相思

□ 心悟

西风不意惹东篱，
一抹娇妍绽讶奇。
影卓南山通古韵，
香浮四野盛今时。
贪君秀色为君赋，
释我情怀诱我思。
酒酌良宵邀月醉，
醺然濡墨化秋辞。

忆秦娥 秋影

□ 来向阳

清凉矣，秋风秋雨撩秋气。
撩秋气，屋檐耳畔，风雨绵细。
秋光秋影总丽绮，
秋浓秋淡生秋意。
生秋意，陇田光影，浓淡奇异。

人在旅途

□ 风鸽

晓宿荆州外，
暮住广陵西。
秋光随处好，
路闻子规啼。

莲城诗话



栏目主持：庄生